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冒险史

〔英〕柯南·道尔 著
吕玉婵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冒险史



〔英〕柯南·道尔 著

吕玉婵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冒险史 / (英) 柯南·道尔著; 吕玉婵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ISBN 978-7-02-012870-9

I. ①冒… II. ①柯… ②吕…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0644 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汤 森
装帧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28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870-9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千古神探——柯南·道尔与福尔摩斯

柯南·道尔，一八五九年出生于英国苏格兰爱丁堡附近的皮卡迪普拉斯，其父为建工部公务员。柯南·道尔十一岁时进入全英最著名的耶稣会学校斯托尼赫斯特学院就读，十七岁进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一八八五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同年与露易丝·霍金斯小姐结婚。

柯南·道尔从小热爱文学，开业行医期间，仍不断向《康希尔》杂志投稿。他非常热爱阅读侦探小说之父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因而对侦探科学产生兴趣。他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非常崇拜一位名叫约瑟夫·贝尔的教授。贝尔教授有一个特殊的能力，他不仅能立刻诊断出一位初次见面的病人的病症，还能准确说出病人的个性、生活习惯、职业等。柯南·道尔根据贝尔教授的形象，塑造出侦探小说中一个无可取代的典型人物——福尔摩斯。在柯南·道尔第一部侦探小说《血字的研究》中，福尔摩斯一出场，便以这种神秘而特殊的能力，令他日后的搭档华生医生瞠目结舌。

《血字的研究》完成之初，并未立即受到出版商青睐。此书经历一波三折之后才得以出版，随即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福尔摩斯从此与世人见面。一八九〇年，第二部作品《四签名》问世，同样获得热烈回响。一八九一年初，柯南·道尔毅然决定弃医从文，致

力于文学创作。尽管他发表过许多其他冒险故事和历史小说，但读者最钟爱的还是他以福尔摩斯为主角的系列侦探小说。此系列作品共有四部长篇、五十六个短篇，后人将其辑为《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柯南·道尔成功塑造了福尔摩斯这个人物，他以非常准确而真实的笔触描写这位冷静、机智又勇敢的神探。在他的笔下，福尔摩斯仿佛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我们哪天也许走在街上就会与他擦身而过。他住在贝克街二二一号B，每天早上房东太太兼管家为他准备早餐，他边吃早餐边看《每日电讯报》及其他一些大众报刊。他出门时乘坐当时的大众交通工具火车或马车；喜欢散步，走遍伦敦大大小小的街道；对自己独特的本领非常骄傲。福尔摩斯虽为虚构人物，但鲜活得仿佛一直真实地存在着。

福尔摩斯在小说中是法国乡绅后裔，热爱音乐，喜欢思考，经常利用他所能取得的资料研究一切有关医学和侦探科学的问题。他善于观察，分析问题头脑冷静，能将各种线索系统地联系起来，然后再抽丝剥茧，使案情明朗化，而他的每次的推理都能合情合理，毫不牵强。

柯南·道尔在一八九三年发表《最后一案》，让福尔摩斯坠入深渊身亡，但随即引起广大读者强烈抗议。有人写信指责柯南·道尔是“凶手”“畜生”，两万多人取消订阅连载福尔摩斯故事的《岸边》杂志，就连作者的母亲也提出抗议，甚至有人为福尔摩斯服丧哀悼。但一直到一九〇三年，柯南·道尔才借《空屋》这篇故事让福尔摩斯戏剧性地复活。

时至今日，福尔摩斯已经成为侦探的同义词，没读过福尔摩斯探案故事、没读过侦探小说的人，也知道福尔摩斯这个人物。在正统文学史上，侦探小说或许无立足之地，但西方一些文学批评家开始给予柯南·道尔侦探小说新的评价。但无论如何，《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历经百余年仍受到全世界读者的喜爱，越来越多的人在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影响下创作侦探小说，柯南·道尔和福尔摩斯这两个名字，将继续世代相传。

目 录

千古神探——柯南·道尔与福尔摩斯 /1

波希米亚丑闻 /1

红发联盟 /32

身份案 /62

博斯库姆河谷疑案 /84

五粒橘籽 /115

歪唇乞丐 /139

蓝宝石奇案 /168

斑点带子案 /194

工程师的大拇指案 /225

贵族单身汉案 /251

绿宝石皇冠案 /278

红毛榉山庄案 /308

波希米亚丑闻

1

我很少听到夏洛克·福尔摩斯提起她时，使用别的称呼叫。他始终称她为“那个”女人。在福尔摩斯眼里，她是最特别的女人，其他女性与她相比皆黯然失色。这倒不是说他对艾琳·阿德勒怀着近似爱情的感情。人的七情六欲，尤其是爱情，与他冷漠、精密且镇定得令人钦佩的心智格格不入。根据我的观察，他是有史以来最完美的推理与观察机器。他要是谈情说爱，可能完全不知如何是好。他总是用冷嘲热讽的语气说话，不曾说过任何含有浓情蜜意的话。不过甜言蜜语对他这位观察家大有用处——从这些虚伪言辞里最容易挖掘到行为的动机与人性。一位训练有素的侦探敏锐而精确的心思要是被这种感情损害和分散，他的推理将受到质疑。某种情感闯入他的内心，他会心神不宁，就好像一颗沙砾落入精密仪器，或者高倍显微镜镜片上出现裂缝。然而，有个女人的名字留在他的生命中，存在于他模糊的记忆之中。这个女人就是已故的艾琳·阿德勒。

我近来很少与福尔摩斯碰面，因为我结婚了，我们之间的往来不似从前那样密切。幸福的婚姻生活以及发现自己成为一家之主后

而生的乐趣让我无暇他顾。福尔摩斯依然放荡不拘，对社会的繁文缛节嗤之以鼻，独自住在我们位于贝克街的那套公寓里，终日埋首于故纸堆。他可以一个星期依赖可卡因，整日昏昏沉沉。而在另一个星期，他却精神抖擞，挑战新的目标。和往常一样，犯罪仍是最吸引他的事。他凭借潜力无穷的身体与非凡的洞察力，循着线索一步步推敲案情，解开警方早已束手无策、绝望放弃的悬案。我时常耳闻关于他的消息。我有一回听说他被请到敖德萨侦查特雷波夫谋杀案；又有一回，我听说他在亨可马里^①侦破了阿特金森兄弟离奇惨案；我最近听说他完美地完成了荷兰皇家托付的使命。我与其他人一样，是从报纸上知道这些消息的。我对这位昔日好友其他情况所知不多。

一八八八年三月十二日晚上，我出诊回来——我开业行医了——返家途中从贝克街经过，看到那扇令我记忆犹新的大门。我在内心深处总将这扇门与当初追求妻子的情形以及诡异的《血字的研究》一案联系在一起。我突然想探望一下福尔摩斯，听听他这一阵子如何运用过人的本领解决疑案。他住的那套房子灯火通明，我抬头瞧见他高挑、瘦削的身影映在窗帘上，头低垂在胸前，双手紧握在背后，急切地在屋里来回踱步。我对他的性格与习惯所知甚深，根据他行为举止猜出了他的心绪。我知道，他正忙于工作。他一定已经从麻醉剂制造的迷幻梦境中清醒过来，现在正一门心思地探究新案件。我伸手按了门铃，随即进入那套房子，房子有一部分

^① 斯里兰卡东北部港市。

曾经属于我。

他对我不太热情，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不过我认为他还是很高兴看到我。他不发一语，只是亲切地看着我，挥手示意我坐到扶手椅上。接着他将雪茄盒抛过来，指了指放在房间角落的酒瓶和汽水制造机。最后他站到炉火前，用他独特的审视的目光看着我。

“婚姻果然适合你，华生，”他说，“我想从我们上次分别之后，你胖了七磅半。”

“只胖了七磅！”我回答他。

“真的？我想七磅多点吧！还有，据我观察，华生，你又开业看病了。你没有跟我提过你打算工作啊！”

“是的。你是怎么知道？”

“我看出来的，推论出来的。我还知道你最近曾弄得一身是水，家里有个笨手笨脚、粗心大意的女佣。”

“亲爱的福尔摩斯啊！”我说，“你真是太厉害了。你要是生在几个世纪之前，一定会被当作异端，被烧死的。没错，我上星期四到郊区散步，回家时被雨淋得很狼狈。不过我已经换过衣服了，没想到你居然还是可以推断出来。至于我们家的女佣玛丽·简，她真是无可救药，做事粗心大意，我妻子已经将她打发走了。我想不通你是如何推断出这两件事来的。”

他咯咯一笑，搓着露出青筋、细长而结实的双手。

“这些是一眼即知的事情，”他说，“炉火照到你左脚鞋子内侧。我可以看到皮革上面有六道几乎平行的刮痕。很明显，有人非常草率地顺着鞋跟边缘刮擦，为的是弄掉鞋上结成硬块的泥浆。我根据

这一点，可以推断出两件事。第一，你曾在恶劣天气外出，所以鞋子上有污泥；第二，你雇了伦敦最粗鲁、几乎要将靴子撕开的人。至于你重新开业这件事嘛！有位绅士走到我的屋里，浑身上下都是碘酒味，右手食指上头有硝酸银留下的黑色痕迹，大礼帽右边微微隆起一块，表明里面藏过听诊器。我要是看到这些还不能断定这位绅士是医务人员，那也太迟钝了。”

他对推论过程的解释如此简单，我听完后不禁哈哈大笑。“我每次听你解释推论过程，总觉得你的推论简单到荒谬，我自己也能轻而易举地推论出来。然而，你每次解释之前，我对你的成功推理都深感不解。我居然还自认为眼力跟你一样好。”

“的确如此，”他点了支雪茄，全身放松地坐在扶手椅里，“不过你只是看到东西，没有观察，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明显差异。我举个例子吧，从大厅通往这套房子的楼梯，你走过不少次了吧！”

“很多次。”

“多少次呢？”

“好几百次吧。”

“那么，楼梯有多少级？”

“多少级？我不知道。”

“这就对了！因为你没有观察，只是看，这正是我要强调的重点。我知道楼梯总共十七级，因为我不只看，也观察。顺道一提，你对琐碎问题一向感兴趣，详尽地记载了我几次微不足道的经历，所以应该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他把茶几上的一张粉红色厚便条纸抛过来。

“这是邮差不久前送来的，”他说，“大声念出来听听。”

这张便条上面既没有日期，也没署名或地址。便条写道：

某君将于今晚七点三刻前往拜访，拟与阁下商讨要紧之事。

阁下近来为欧洲某一皇族立下奇功，乃唯一值得托付重大任务之人。

阁下之事迹已广传四海。请届时于寓所等候。若来客遮面，请勿介怀。

“真是神秘啊！”我说，“你认为这是怎么回事？”

“我还没得到可供推理的事实！凭空设想是种严重的错误，你会不知不觉地曲解事实，好让其符合你先前的推论。如此一来，就不是推论适应事实，大错特错。你现在想想，你单凭这张便条纸，可以推断出什么。”

我仔细检查字迹和纸张本身。

“我想写这封便条的人一定很有钱，”我试图运用福尔摩斯的推理方法，“纸很结实，这样的纸张一沓少说也要半克郎。”

“‘相当’，就是这两个字，”福尔摩斯说，“这根本不是英国出产的纸张。你不妨把便条举高，对着灯光照照看。”

我照着他的话做，见到纸质纹理中有一个大写的“E”，一个小写的“G”，还有一个小写的“P”。另外还有一个大写的“G”与小写的“T”。

“你知道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吗？”福尔摩斯问道。

“毫无疑问是造纸人的姓名，更确切地说，是他姓名首字母组成的图案。”

“完全不对。大写的‘G’和小写的‘T’组合在一起，在德文中是‘Gesellschaft’的缩写，这个词的意思是公司。和英文里表示公司的缩写词‘Co.’是一个意思。大写的‘P’当然不用说，代表‘Papier’，也就是纸的意思。我只是推测不出大写的‘E’和小写的‘G’组合在一起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下《欧洲地名字典》。”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厚重的褐色书。“Eglow, Eglonitz……有了，就是这个Egria——一个说德文的小地方，位于波希米亚，距离卡尔思巴德不远。‘以是华伦斯坦^①逝世之地闻名，当地有无数玻璃厂和纸浆厂。’哈哈，朋友，你可以看出什么端倪吗？”他双眼闪闪发光，得意洋洋地吐出一大团青色的雪茄烟雾。

“那么，这种纸一定是在波希米亚制造的。”我说道。

“正是如此。而且写信的是位德国人。你发现他信中语句的特殊结构了吗？‘阁下之事迹已广传四海’，只有德国人才这么乱用动词，法国人或俄国人不会这样写。那么，我们知道写信的是德国人，这是波希米亚出产的纸张。剩下的问题是——要遮面来拜访我的德国人有何目的。你听！我如果没弄错，这个人来了。我们心里的疑问马上就可以解开了。”

我随即听到一阵清脆的马蹄声以及车轮摩擦人行道边石发出的

^① 华伦斯坦（1583—1634），捷克贵族，曾任神圣罗马帝国统帅。

尖锐声音。不久，有人猛按门铃。福尔摩斯吹了一声口哨。

“从声音判断，这是一辆双马马车，”他站起身，往窗外一看，又道，“没错，一辆气派的篷车，一对漂亮的骏马，一匹值一百五十基尼^①呢！华生，我目前没在这个案子里看到什么其他东西，只看到了很多钱！”

“我想我最好先走，福尔摩斯。”

“用不着，医生。尽管坐着，没关系，如果没有好友帮我写传记，我最终将落到默默无闻的下场。还有，这件案子肯定很有意思，你要是错过，就太可惜了。”

“可是你的委托人……”

“不用管他。我可能需要你的帮助，他也可能需要你的帮助。他上来了。医生，你就坐到扶手椅里，好好听我们说话吧！”

一阵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从楼梯传过来，然后脚步落在平台上，紧接着就停在房门外。门上传来几声响亮且似乎具有命令意味的叩门声。

“请进！”福尔摩斯应道。

一位男士走进来。他身材高大，至少有六英尺六英寸高，胸膛宽阔，四肢壮健，仿佛神话中的大力士。他衣着华丽，但在英国人看来，他的打扮可谓庸俗：他穿着双排扣大衣，开襟和袖口上缀着黑羔皮。肩上披着大红色丝绸当衬里的深蓝色大氅，别着镶嵌着绿宝石的领针，脚穿一双长及小腿肚中间的皮靴，靴子筒口镶着褐色

^① 英国旧金币单位。

厚短毛。这身打扮给人奢华但粗俗的感觉。他手里拿着一顶宽边帽，脸上戴着一张黑色面具，面具将从额头至脸颊的整个上半张脸遮住了。他进门前显然调整过面具，因为他跨进门时，一只手还在面具上。在他露出的下半张脸上，嘴唇厚而下垂，下巴长而笔直。从面相看，这是个性固执且顽强的人。

“你收到我的便条了吗？”他问道，声音低沉沙哑，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我说过我将来访。”他的目光在我们两人的脸上来回移动，似乎不知该对哪一位说话。

“请坐，”福尔摩斯开口说，“这是我的朋友兼搭档华生医生，他时常帮助我处理案件。请问，我应当如何称呼您？”

“你可以叫我克拉姆伯爵，我是波希米亚的贵族。我希望这位先生，你这位朋友，是值得尊重而且谨慎的人，我可以在他面前说这件极为重要的事。否则，我宁可与你单独密谈。”

我一听这话，站起身要走，不料福尔摩斯拉住我的手腕，把我按回扶手椅里。他说道：“我们两人一起听，或者不听。您在这位先生面前直说无妨。”

伯爵耸了耸宽阔的肩膀，回答道：“既然如此，那我就开始说了！首先，我要求你们两人在两年之内对这件事绝对守口如瓶。两年期限一到，一切就随你们的便。在两年时间里，说出这件事情会影响欧洲的历史进程。我并未夸张。”

“我答应你的要求。”福尔摩斯说。

“我也答应。”

“请你们原谅，我必须戴着面具，”我们奇怪的访客说，“我也

是受他人之托。我的委托人是位身份崇高的贵人，不愿意你们得知他代理人的真面目。因此，我现在索性向你们坦白，我先前告诉你们的头衔，不是我的真实身份。”

福尔摩斯冷冷地说：“我早就知道这一点了。”

“情况非常微妙，我们不得不提高警觉，小心行事，以免日后出现流言与丑闻，危及欧洲某一王族的地位和声誉。容我直截了当地说，这件事牵涉到奥姆施泰因家族，也就是波希米亚王室。”

“这一点我也已经知道了。”福尔摩斯低声说道，随即坐到扶手椅里，闭上双眼。

我们的客人露出诧异的表情，转身过去，瞧眼前这位无精打采、举止懒散的人。在他得到的情报中，福尔摩斯一定被描述成欧洲最敏锐的推理者，最强干的密探。福尔摩斯缓缓地睁开双眼，不耐烦地看着那身材魁梧的客户。

“陛下如果愿意屈尊将您的问题说明白，”他说，“我也许会愿意为您提供建议。”

那人猛然从椅子上跳起来，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在屋里来回踱步。他随后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顺势将面具摘下，用力扔到地上。“你说对了，”他大声喊道，“我就是波希米亚国王。我何必隐瞒这件事？”

“对啊，何必呢？”福尔摩斯低声说。

“陛下开口说话之前，我就知道，即将与我说话的是奥姆施泰因家族的威廉·戈茨赖希·西吉斯蒙德。你原本是卡塞尔-费尔施泰因坦大公，现在业已继承王位。”

我们奇怪的访客再度坐下，伸手来回摸着白皙的高额头，说道：“你应该理解，你可以理解，我素来不亲自处理事情。然而这件事情如此棘手而重大，我假如将它托付他人，难免会给人留下把柄。因此，我隐姓埋名，从布拉格出发，不远万里来请教你的高见。”

“那么，开始说明情况吧！”福尔摩斯再度闭上眼睛。

“简单地说，事情是这样的：约莫五年前，我在华沙长期访问期间认识了艾琳·阿德勒。她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投机冒险家，你肯定听说过这个名字。”

福尔摩斯仍旧紧闭双眼，喃喃说道：“医生，帮帮忙，请在我的数据索引里找找有关她的数据。”多年来，他分门别类地将与特殊人事相关的短文、数据收集成册。因此，你不管想了解哪件事或是哪个人，都能在他的数据库里多多少少发现点信息。我翻阅一下，果然找到一段关于她的短文，有关她的信息就夹在一名犹太祭司与写过深海鱼类专著的一位参谋官的记录中间。

“让我看看！”福尔摩斯说道，“嗯！一八五八年生于新泽西州，女低音。哈！意大利歌剧院！嗯！华沙皇家歌剧院首席女歌手——对了！退出歌剧界，住在伦敦。原来如此！陛下当时与这位年轻女子产生某种纠葛，给她写过几封会连累自己的书信。现在，您急于将这些信件取回。”

“完全正确，可是你怎么……”

“有没有秘密结婚？”

“没有。”